

紫砂壺



长篇小说书系

伍

徐淦生◎著

悲情

張鋼題

曲日雪芹

中国第一部全景式描写曹雪芹悲情人生的宏篇巨著
著名红学专家集数十年探究挥就的泣血之作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紫砂壺



长篇小说书系 伍

徐淦生◎著



悲情 曹雪芹

中国第一部全景式描写曹雪芹悲情人生的宏篇巨著
著名红学专家集数十年探究挥就的泣血之作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悲情曹雪芹 / 徐淦生著. —北京:中国华侨出版社,2007.12

ISBN 978-7-80222-486-5

I. 悲... II. 徐... III. 曹雪芹(?~1763) - 人物研究

IV. 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93308 号

● 悲情曹雪芹

主 编 / 徐淦生

责任编辑 / 崔卓力

装帧设计 / 北京正美艺术设计中心

版式设计 / 岳春河

责任校对 / 雷一平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 / 787×1092 毫米 1/16 印张 /25 字数 /666 千字

印 刷 / 中国文联印刷厂

版 次 / 2008 年 2 月第 1 版 200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 - 7 - 80222 - 486 - 5 / I·42

定 价 / 39.80 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安定路 20 号院 3 号楼 邮编:100029

法律顾问:陈鹰律师事务所

编辑部: (010) 64443056 64443979

发行部: (010) 64443051 传真: (010) 64439708

网 址: 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 oveaschin@sina.com

作者简介

徐淦生 1928年生于南京，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。

1976年开始研究“红学”及曹雪芹的生平史料，曾先后发表过以曹雪芹为命题的戏曲剧本、电影剧本、电视剧本等。京剧电视连续剧《曹雪芹》曾获第十二届“飞天奖”二等奖，“长城奖”一等奖，“骏马奖”一等奖，第八届“大众电视金鹰奖”。

出版作品包括电影剧本《白家雀儿》《岁寒三友》，戏曲剧本《燕子李三》《夕照八旗》，长篇小说《樱花公子档案》等近200万字的文学作品。

紫砂壶 |  | 长篇小说书系

ZISHAHUCHANGPIANXIAOSHUOXI

- ① 《邪劲》
- ② 《邪气》
- ③ 《京华神相张铁嘴》
- ④ 《皇粮胡同十九号》
- ⑤ 《悲情曹雪芹》
- ⑥ 《最后的官窑》
- ⑦ 《狼狗之间》

● 责任编辑 / 崔卓力

● 封面题字 / 张 钢

● 封面设计 / 文 艺

惟大磨难铸就大英才

历史题材创作近年来相当火热，却一度聚焦于皇室冲突、后妃矛盾及宫廷斗争，而对代表中华民族的精英们反而有所忽略。这应当说是前一段时间文艺创作的一大偏向。从先秦的孔子、孟子、老子、庄子、屈原，直到清代的蒲松龄、吴敬梓、曹雪芹、龚自珍、王国维等，他们这些人物可都是铸造了我们民族精神和民族品格的“大写的人”啊！可在当今的小说、电影、电视、戏剧中很难见到他们的身影、他们的追求和他们的贡献，这不能不说是时下文坛艺苑的一大遗憾。

还好，已经有了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了这个问题，并着手补偏救弊。徐淦生先生写了厚实的一部《悲情曹雪芹》。当然，具体到曹雪芹，因为其家族的原因，不得不卷入宫廷纷争，那是无法回避的。但徐淦生先生没有更多地去渲染这些，而是将这些当做铸造曹雪芹人格和才华的环境和氛围，较好地把握了处理的分寸。

在英才与磨难之间是否有必然联系，到了今天这似乎也成了一个问题。据说比尔·盖茨等就没经历过什么磨难，照样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。我这方面没研究，没有发言权。但我想，自古以来能成就一番事业的，无不经受了诸多的磨难。比尔·盖茨等如果真像人们说的那样，估计也是历史的特例，我也愿意这样的特例在新世纪成为常例。可惜，到现在这个阶段，不论中外，我们看到的却是：只有经由磨难，才能使人更加透彻地理解人性的种种表现，更加切肤地理解社会的运转和变迁，并一定要不被磨平了、磨圆了，方可能脱颖而出。至少在知识界、文化界、艺术界可以这么说。

而且，最好还是青少年时期的磨难，才更容易铸就坚毅的性格，培养远大的理想。现代伟大的鲁迅先生便是如此。而当年的曹雪芹比起鲁迅先生来就更有说的，曹家起初更富庶，但后来跌落得更彻底，成了罪臣子弟。败落那时他才十三岁，就渐渐地领略了人间疾苦和世态炎凉。父叔罹难，亲友背叛，家人失散，作为个人能遭遇到的苦难他几乎全遇到了。但他没有沉沦，而是执起了笔，最终基本完成了前无古人、后也难有来者的巨著。

伟大的文艺作品从来不只是作者身世的重现，尤其像《红楼梦》这样博大精深的巨作，绝不能单纯看做是曹雪芹及其家族生活的描摹。索隐派、考据派试图从《红楼梦》中去探寻微言大义，又都从曹雪芹的家世和经历中寻找蛛丝马迹，自然是雾里看花，水中捞月。但作品与作者的家世和经历之间的确存在着密切的联系，只要我们不要那么机械、那么刻板，我们还是可以将作品与作者的家世和经历进行互证的。而且，就是作者的虚构和想象，不论多么超逸，也仍可从作者的直接经历、间接经验中找到其依据和根基。所以古代人讲究“知人论世”是很有道理的。我们对曹雪芹的家世、经历及清初的历史状况愈了解，我们对《红楼梦》的理解才能愈深入。

徐淦生先生在创作中遵循了“大事不虚，小事不拘”的历史题材创作规律，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前提下，充分发挥了其想象力。小说相当真实地描绘了曹雪芹跌宕起伏的一生，以及他所处的环境，他所交往的人们。书中对几位女子的塑造尤其成功。卿卿、玉莹、紫雨、墨云、嫣梅等都栩栩如生，她们中的几位惨死也让我们痛心疾首。男性中，十三龄的仗义、丁汉臣的忠诚与曹桑格的奸诈、陈辅仁的卑鄙等等，也都跃然纸上。这些我们差不多都可以从《红楼梦》中找到他们的影子，所以说史实与小说有时是可以互证的。

但有些地方交待过多，还是没有完全把握好历史资料与艺术想象之间的辩证关系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。如何将枯燥的史料化为生动的形象，的确是一大难题。

更高地要求，如果能通过曹府及李家这两个封建家庭的兴衰，写出封建制度吃人的本质和必然衰亡的趋势就更好。《红楼梦》之所以伟大，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点。事实上曹家及李家（令人想到荣宁二府）中发生的一幕幕，也提供了很好的创作基础。书中涉及的翠萍与她的表弟安怀远被三太太迫害致死，如果不从个人恩怨着眼，是完全可以深掘其深厚的社会历史意蕴的。我们不能要求徐淦生先生达到曹雪芹的水准，曹雪芹毕竟只有一位，但若以曹雪芹及其《红楼梦》为叙述对象，那远远地望其项背还是应当的。

尽管有一些思想上、艺术上的不足，但《悲情曹雪芹》还称得上是一部比较成功的作品。而且作用注意顾及到当代的审美趣味和艺术时尚，因而我想，如果改编成电视连续剧，并有一些出色的编导演参与，那应当是一部感人至深的佳作。

著名评论家 朱辉军

2007年11月27日凌晨

第一章

◆ 露天之雨露

公元一七二一年，清康熙五十一年七月初的一天夜里，二更多天。两骑快马在朦胧的月色下飞驰而来，他们来到东直门城门外翻身下马，两个人掏出腰牌举在手里，冲着城门楼子上大声地喊：“城上哪位爷该班儿，您给开一扇城门缝儿，我们是给康熙老佛爷送密折的。”

“你们是从哪儿来的？”城门楼子上站岗的旗兵在发问。

“江宁，江宁织造署，曹大人有密折奏闻哪！”

“等等儿，容我回禀一声千总老爷。”

“劳您驾啦！劳您驾啦！”

约摸着过了两袋烟的工夫，吱的一声地城门开了一道缝儿，从里边走出来一个当官的。江宁织造署专送密折的家人，一年不知道得来多少趟，他们明白出来的这位就是门千总，于是赶忙上前请安：“给门千总老爷请安！”

半夜三更的把千总老爷给提（dī）溜起来，他当然不高兴，可有密折奏闻他又不敢耽误，所以才耷拉着脸子，问了一句：“腰牌呢？”

“瞧瞧，请验腰牌。”其中的一个家人举起腰牌接着说：“奴才马志明，北京人，四十一岁。”

门千总身后的旗兵凑过来举起灯笼照亮儿，门千总念着腰牌上的铸字：“马志明，黄面无须，四十上下，身高七尺，北京口音。”他看了一眼马志明，点了点头。

另一个家人没等再问，已经把腰牌举了过来：“奴才安泰，正白旗包衣，三十五岁。”

门千总验看他的腰牌：“安泰，色黑体壮，三十上下，身高六尺，北京口音。”他看了一眼安泰，说了句：“放行！”

千总身后的旗兵把城门又开得大了点儿，马志明从怀里掏出来一锭二十两的元宝，双手捧到千总面前：“回千总老爷，我家大人说了，半夜三更的惊动老爷跟弟兄们，实在是不过意，这二十两银子，求您赏给大伙儿买包茶叶喝，您可千万别……”

门千总用手指了指他身后的旗兵，一扭头走了。马志明会意，忙把银子交给旗兵，跟后边的安泰招招手，两人拉着马进了东直门。纵身上马、双足点镫，又给了马屁股上一鞭子，好在夜静更深，街上一个人也没有，相隔三十几丈才有一根杆子，上边点着一盏小油灯，过一个时辰有人背着梯子来给添一回油，这种街灯你说它没用吧，可亮着哪，你说它亮着吧，可什么用也没有，诚所谓徒有虚名。

马志明、安泰来到东华门外，把马缰绳拴在树上，步行过了护城河，给门卫的旗兵请了安说明来意，门卫让他们到回事房去递密折。



马志明、安泰站在回事房门口喊了声：“回事。”

屋里有人搭碴儿了：“哟嗬！这是哪位呀，半夜三更的还回事哪？您就进来回吧。”

“瞧瞧。”马志明跟安泰一前一后推门进了屋，一瞧原来认识：“哟！敢情是孙公公该班儿，敢情好，敢情好。”一边说着一边请安：“孙公公吉祥！您老人家可是发福啦！”

“哟！是你们二位，江宁织造署曹大人派来的。有什么急事儿啊，我能打听打听吗？”

“瞧您说的……我们大人病了，病得还挺重。连这折子都是苏州织造李煦李大夫人代上的呀！”

“哎哟！——曹大人连密折都写不了啦！”

马志明从怀里掏出来一个锦匣，连同密折双手放在孙公公的书案上：“这是我家老爷跟李大人孝敬您老人家的一块汉玉，半夜三更又得劳累您进去跑一趟。”

“哎哟——远啦！远啦！我跟曹、李二位大人可是莫逆之交，年底下他们进京述职，我得罚他们！好了，我马上把折子送进去。你们二位也骑了一天的马啦，累得够呛，早点歇着去吧。”孙公公把锦匣揣在怀里，点上灯笼拿上奏折走了。

孙公公手里提（dī）溜着“气死风”的灯笼来到乾清宫，他抬头瞧了瞧，天边一钩冷月照在殿脊上的飞檐，时而闪着反光，殿门外雕栏玉砌庄严肃穆，再加上夜深人静鸦雀无声，总有些让人毛骨悚然的感觉，这时正巧吹来一阵冷风，吹得铁马声声更加使人不寒而栗。孙公公不由得打了个寒战，只好怯生生地一路小跑儿来到乾清宫的殿门外，他先定了定神儿，轻轻地咳嗽了一声，殿门果然从里边慢慢地拉开了一条缝儿，走出一个人来，孙公公提起灯笼来一照，赶紧请安：“梁总管，是您老人家该班儿，您吉祥，您吉祥！”

“什么事儿啊？”梁九功说话时把声音压得很低。

“密折奏闻。”

“哪来的？”

“江宁织造曹寅、苏州织造李煦。”

“你来的可真是时候，康熙老佛爷日理万机，多累呀，这两天睡的又不安稳，这才刚刚眯瞪着……”

“这可不是晴雨折、请安折……”

“是什么？”

“送密折的人说……”

“什么人在外边说话？”从殿内传出来康熙皇帝的声音。

“瞧。是奴才，今有江宁织造曹寅、苏州织造李煦的密折奏闻。”

“拿进来。”

“瞧。”总管梁九功接过奏折跟孙公公挥挥手，孙公公会意，一安到地，然后起身退出乾清宫。

乾清宫的东配殿内点着了蜡烛，康熙皇帝翻身坐起，含了口茶水漱了漱口，然后把水喷在地上，梁九功把奏折摆在小炕桌上供皇帝御览，这份奏折是苏州织造李煦代替江宁织造曹寅写的：“江宁织造臣曹寅于六月十六日自江宁来至扬州书局料理刻工，于七月初一日感受风寒，卧病数日，转而成症，虽服药调理，日渐虚弱。臣在仪真视掣，闻其染病，臣遂于十五日亲至扬州看视，曹寅向臣言：‘我病时来时去，医生用药，不能见效，必得主子圣药救我，但我儿子年小，今若打发他求主子去，目下我身边又无看视之人，求你替我启奏，如同我自己一样。若得赐药，则尚可起死回生，实蒙天恩再造’等语。臣今在扬州看其调理，但病势甚重，臣不敢不据实奏闻，伏乞睿鉴。”

康熙皇帝看完奏折一声长叹：“唉——”

梁九功赶紧凑上一步：“怎么了？老佛爷，江南能有什么事儿吗？”

“曹寅比朕小几岁？”

“您怎么忘了，他比老佛爷小四岁啊，今年五十五，曹大人您……”

“发疟（yào）子。”

“老佛爷您别着急，这种病在江南可并不罕见哪。”

“弄不好也能要了命。你派人传太医马上把外国进贡的‘金鸡纳’送来，这种药治疟疾确有奇效。”

“噫。”

“要快！”

“噫，噫。”梁九功一安到地，转身退下。

康熙皇帝抓起朱笔在李煦奏折的空白处批道：“你奏得好，今欲赐治疟疾的药，恐迟延，所以赐驿马星夜赶去，限九日到扬州。但疟疾若未转泻痢，还无妨，若转了病，此药用不得，南方庸医每每用补济（剂）而伤人者，不计其数，须要小心。曹寅原肯吃人参，今得此病，亦是人参中来的。”

“此药专治疟疾，用二钱末，酒调服，若轻了些再吃一服，必要住的，往后或一钱或八分，连吃二服，可以出（除）根。”

“若不是疟疾，此药用不得，须要认真，万嘱万嘱万嘱！”

七月里的扬州骄阳似火，酷暑难当。可是曹寅盖了三层棉被，仍然冷得发抖，他全身瑟缩成一团，控制不住自己的上牙打着下牙，咯咯作响。然而过不了一个时辰，又热得不行。岂止被子盖不住，就连身上穿的单衣单裤都要脱掉，只是碍于身份、体面不能如此而已。让两个仆人轮流打扇、喝凉水、嚼冰块儿，都难解这如火攻心的感觉。时而发寒，时而发热，一天十二个时辰总得折腾这么三四回，一个五十多岁的人，怎么经得起、受得了呢？

到了七月二十三的卯末辰初之际，晓风拂去了天边淡淡的残月，晨雾在曦光中也渐渐地消失。曹寅从睡眠中憋醒，觉得自己一阵中气上不来，出了一身冷汗，通体冰凉。他很费力地睁开双眼，看见守在自己床边的儿子连生在打瞌睡。曹寅真不忍心叫醒他，但是他知道自己已经快不行啦，生死仅在瞬间之间，于是他轻轻地叫了一声：“连生。”

连生从梦中惊醒：“阿玛，您醒了，想喝口水吗？”

曹寅摆摆手：“你奶奶怎么还没到啊？”

“家里已然打发人连夜过江报信儿来了，说奶奶今天起五更动身，午饭前一定赶到。”

曹寅轻轻地叹了口气：“唉——只怕来不及啦……”

“阿玛，您千万别这么说，儿子承受不了，您要是觉乎着哪儿不合适，我马上给您传大夫去。”连生一边说着，禁不住泪滴腮下，哀声颤抖。

“……你就不用伤心了，去把你大舅请来，我有事儿要交代。”

“好，我这就去。”连生站起来，转身要走。

“哎，等等，我先跟你说几句话。”

连生又回身坐下：“您有什么吩咐？”

曹寅看了他一会儿，有些困惑、迷惘的问：“孩子，你今年多大了？”

“我……”连生有点奇怪：“二十一呀。”

“脑子一阵阵的迷糊……你长得身材高大魁梧，文武全能。康熙老佛祖夸过好几回，我去之后，这江宁织造的差事，很可能由你袭职，你可要记住四个字，‘仕途险恶’呀！十几位皇阿哥，一个比一个精，老佛爷一旦晏了驾，这皇位之争

必然是一场大乱哪。老佛爷在一定能庇护着咱们曹、李两家，老主子升天之后，就是我常说的：‘树倒猢狲散啦！’

“阿玛！”

“你一定要慎之又慎，谁也不能得罪，更不能跟着他们蹚这场浑水呀！”

“瞧瞧，儿子记住了。”

“再有就是咱们家为接驾，亏空的帑银……算了，跟你说也没用，还是请你大舅来吧。”

“瞧瞧。”连生也看得出来，父亲真的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，他回身冲出门去，请来了自己的舅父李煦。

衣冠不整的李煦，跌跌撞撞跑进曹寅的卧室，扑伏在床边，双手紧紧握住曹寅的手：“妹丈，你觉着怎么样？”

“……江宁织造衙门历年亏欠钱粮九万多两。两淮商欠钱粮也不少，共总得在二十三万两左右，无赏可赔，无产可变。叫人死不瞑目啊！求主子恩准我再接任一年盐差，但要大兄代管就能补齐，您看……”

“行，行。我马上就写折子，只要你能安心养病，圣上赐的药这两天一准能到。”

曹寅摇摇头，转过脸去看了一眼儿子。

连生会意，往前凑了凑：“阿玛，您是要跟我说话吗？”

曹寅歇了口气，抬手指了指窗外。

李煦和连生彼此看了一眼，但是都不解其意。

曹寅有气无力断断续续地说：“一日之际……在于晨，一年之际，在于春，一生之际……在于……勤哪！”言罢二目涌出两滴慈心泪，溘然长逝。

“阿玛！阿玛！……”连生呼之不应，唤之不醒，他不顾一切扑倒在曹寅的胸前，声嘶力竭地哭喊着：“阿玛！您不能走啊，不能走啊！撇下我们孤儿寡母，叫天天不应，呼地地不鸣，您让我们可怎么办哪？我虽然长得身躯高大，可我毕竟还是个孩子，是个孩子……”

此时此刻，此情此景，李煦已然顾不上劝慰外甥节哀少恸了，他自己也是顿足捶胸、呼天抢地、老泪纵横啦！

仆人跑进来十多个，见此光景刷刷拉拉跪倒一片，他们想到大人平日对自己的恩惠、和善、济困、宽容等诸好处，无不感于肺腑，震撼内心。一阵阵悲从中来，一个个椎心泣血。

就在这大厅内一片泪雨横飞，哭声大作的时候，忽然，有一个年轻力壮的男仆，满脸喜色地跑了进来，大声疾呼的禀道：“回大人，夫人到啦！”

大厅里的人们听到这声禀报，哭声戛然而止。来通禀的年轻男仆见此情形愣住了。他进退两难，一时不知所措。

恰在此时，一个小丫环搀扶着曹寅的妻子、李煦的胞妹步入大厅。曹夫人走进来略一观察，心中已是一阵心颤。再加上自己的儿子满脸是泪，跪趴在自己的膝前，痛心疾首的喊了一句：“奶奶！阿玛已然升天啦，您来晚了一步啊！”一言未了一头撞在母亲的脚下。

李煦生怕自己的妹妹过于激动，一时难于承受，他急走两步来到门边，“姑奶奶”三字尚未出口，曹寅的妻子一阵闭吸，竟然昏厥过去，幸好被小丫环一把扶住，才没有跌倒。只在原处瘫坐于地。这时众人围上来捶砸搥叫，也有人忙着去传大夫的，李煦掐住妹妹的人中，让小丫环给夫人盘上双腿，连生又哭又叫，过了好一阵子，曹夫人才算哭出声来。听到她的哭声虽然大家松了一口气，可是这凄婉的哀声、嚎啕的悲



悲情曹雪芹

痛，又引得大家纷纷落泪涕泗交流。

李煦毕竟年长几岁，阅历较多，他自己先止住悲泣。然后走到妹妹身边，悄声地说：“姑奶奶，常言说得好：‘人死不能复生。’眼下一是要上折子，奏明天子。二要料理妹丈的后事。还有亏欠帑银的大事，都得你拿大主意呀！还是节哀少恸为先。”

曹寅的夫人出自名门李氏，自幼深得其父广东巡抚李士桢的教诲，知书达理，很是个拿得起、放得下的女中俊杰。这位夫人长在深闺，锦衣玉食，使奴唤婢，前仆后拥，敢说是要月亮不给星星，可是她并不骄纵自己，从不妄自尊大作威作福。这样家庭出身的姑娘的衣着，自然是花团锦簇绣带飘香。可是这位姑娘则着眼于端庄、大气、淡雅、清脱。这样的举动自然和她的学识、性格是分不开的。如今丈夫暴亡，对她来说自然是晴天霹雳，但是她听明白了哥哥话中的含意。所谓料理后事，其中还包括儿子连生能否袭职江宁织造，亏欠钱粮如何补齐等等诸多事宜。因此曹夫人强忍住这巨大的悲痛，无限的哀伤，擦干了泪水，抬起头来看着李煦说：“还求大哥帮我一把。丧事并不难办，只是……”曹夫人一言未尽，就听见从前边迭声传来了通报之声：“圣旨到，传李煦接旨！李煦接旨！”

圣旨的到来李煦并不意外，他连忙命仆人取了官衣儿穿上，三步并作两步赶到前厅。过了不到一顿饭的时间，李煦双手捧了圣旨跟一个锦匣走了回来，恭恭敬敬地放在曹寅尸体旁边的桌子上。他抑制不住自己激动和悲哀的心情，跪倒在地高声哭道：“妹丈啊妹丈，康熙老佛爷连夜御赐驿马，六百里加急，限九天到达扬州，给你送药来啦。可惜呀可惜！可惜只差一步啊！”

李煦当天便有一道加急奏折，奏闻天子：“江宁织造臣曹寅与臣煦俱蒙万岁特旨十年轮视淮鹺，乃天心之仁爱有加，而臣子之福分浅薄，曹寅七月初一感受风寒，辗转成症，竟成不起之症，于七月二十三日辰时身故……”

奏折摆在康熙皇帝的龙案上，康熙看完奏折，他身边的侍卫、太监和宫女很长时间没有发现皇帝再抬起头来，金碧辉煌的乾清宫，此时此刻好像掉一根绣衣针都能听见，死一般的寂静令人惊魂丧胆，使人窒息。突然，低低的饮泣之声传入人们的耳鼓，大家循声望去，原来是万岁爷发出来的抽噎之声。梁九功跟了康熙皇帝大半辈子，可以说极少见过万岁落泪。所以他蹑手蹑脚地来到康熙背后，想看到底是谁上的奏折，会让康熙老佛爷如此伤心，但是，他看到的则是泪痕湮晕，字迹模糊，梁九功心里一惊，不由得屈膝而跪：“老佛爷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您得珍惜龙体啊！”

梁总管的一句话引得所有在场的侍卫、宫女、太监一齐跪倒：“请老佛爷珍惜龙体！”

康熙皇帝慢慢地抬起头来，跟大伙儿挥了挥手：“都起来吧，没你们的事儿。”最后他把目光落在梁九功的脸上：“金鸡纳没有送到，曹寅就死啦！”

“哟！”梁九功着实吓了一跳。

这位大清国的一代明君，堂堂的康熙大帝，为什么对一个小小的江宁织造、内务府包衣下贱的奴才曹寅会如此器重，如此感伤，如此饮噎悲戚泪不成声？这其中自然有一段历史渊源。这得从曹寅的家世说起。

曹寅的曾祖父叫曹锡远，是跟着多尔衮从东北打到北京来的，当时叫“从龙入关”，归内务府正白旗，因为他有战功，赠光禄大夫，后调任江宁织造三品郎中加四级。

曹寅的祖父叫曹振彦，做过山西平阳府吉州知州、山西大同府知府、两浙都转运盐使盐法道，锡远逝后接任江宁织造三品郎中加四级，授光禄大夫。

曹寅的父亲原名叫曹尔玉（他有个哥哥叫尔正），因为皇帝在给他的诏书中，误将“尔”“玉”连在一起，变为“玺”字，曹尔玉急忙上折谢恩，谢皇帝改名。

大概皇帝给改名不白改，怎么也得赏个万儿八千的，比得银子更为荣耀的是皇帝赐名。这说明皇上的喜爱，帝王的恩宠。所以曹尔玉在名利双收的情况下更名曹玺。曹玺继父任仍为江宁织造三品郎中加四级，赠工部尚书衔。他的妻子是孙氏。当孙氏二十三岁那年（一六五四年，清顺治十一年、甲午）的三月十八日，未来的康熙大帝，顺治的第三个儿子玄烨降生了。曹玺的妻子孙氏被选为玄烨的保母。

请莫小看“玄烨保母”这四个字。曹家从此三代四人、六十年的江宁织造，百年旺族，全凭的就是这四个字。因为清代满俗“最重八母”（四乳母、四保母）。这也是溯其制于明朝。乳保母称嫫嫫，也有写作嫫、嫫的，乳公称嫫嫫阿玛。“八母”例封夫人，而孙氏在生前即被封为一品太夫人。毛际可在《安序堂文钞》中曾有记载：“时内府郎中臣曹寅之母封一品太夫人，孙氏叩颡下。”

清朝时人对于生痘疹非常恐惧，英亲王阿济格的两个福晋死于痘疹，辅政德禄亲王多铎三十六岁死于痘疹，就连顺治皇帝亦死于痘疹，年仅二十三岁。为避这种在当时认为近乎是绝症的痘疹，宫内专设痘疹娘娘的坛庙，可见对于这种疾病的重视。因此小玄烨即由八母服侍移居于紫禁城以西稍北之福佑寺（今北长街北口）。这一移居便很少再行入宫，所以康熙的晚年在《御制文集》中说：“今王大臣等，为朕御极六十年，奏请庆贺行礼。钦惟世祖章皇帝，因朕幼年未经出痘，令保母护视于紫禁城外，父母膝下，未得一日承欢，此朕六十年来抱歉之处。”直到玄烨八岁，顺治死去被命继承皇位之后，他才得重返紫禁城。在福佑寺这些年当中，跟玄烨最亲近的人自然便是八母，这八母当中还有李煦的母亲文氏，及瓜尔佳氏，和后来贵为两江总督的噶礼之母。

孙氏时年三十岁，她和玄烨的关系应该说是更亲密于其他保乳母。康熙三十八年第三次南巡中，在曹家重又见到孙氏，孙氏给皇帝叩头，康熙居然亲自离位把孙氏搀扶起来，满脸的笑容，而且还说：“此吾家老人也。”赏赉甚渥。恰巧当时庭中萱花盛开，康熙遂御书“萱瑞堂”三个大字赐给孙氏，从历史上考知，凡大臣之母高年召见者，或给扶、或赐币、或称老福，从没有亲洒翰墨御赐匾额的。因为这层关系，所以孙氏的儿子曹寅自幼便是康熙皇帝的侍读。

曹寅十六岁被选为康熙的侍卫。

二十一岁擢升御前侍卫，准确的职称叫作銮仪卫治仪正。这种侍卫着蟒衣，裤褶带刀，侍卫皇帝不离身前身后，这种带着刀不离皇上左右的侍卫当然是绝对的亲信。康熙皇帝的宠臣、一代权相明珠的长子，清初一代词人纳兰性德便是这种御前侍卫。

二十五岁除任銮仪卫治仪正，还兼管本旗佐领。

二十八岁为内刑部（即内务府慎行司）郎中。

三十二岁从内刑部调广储司郎中，这是内务府最大的一个司，同时兼任正白旗包衣第五参领、第三旗鼓佐领。

三十三岁调任苏州织造。

三十五岁任苏州织造兼江宁织造。

康熙三十二年，曹寅三十六岁，任江宁织造兼苏州织造，年终由曹寅的内兄李煦继任苏州织造。从此，直到他逝世都在织造任上。

从康熙二十三年开始到四十六年，曾经六次巡视江南，其中后四次都将行宫设在江宁织造署内，也就等于是曹寅的家里。到苏州便驻跸苏州织造署。为了接驾曹、李两家挪用了上百万两银子的公款，当时叫帑银，那种奢靡可谓已达极点。

六次南巡以第五次为最盛，康熙四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帝回銮至江宁，阖郡文武官员及绅衿军民等数万人欢迎车驾，午刻由西华门进织造署为行宫，曹寅进宴，献樱桃，康熙皇帝甚悦，但表示：“朕要进过皇太后才用。”当即有人派差官进京，限二十四个时

辰送到宫中，晚进宴、演戏。戏有四台备十二个时辰内随时演唱。为此像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似的过了五天，皇帝传旨要二十六日启驾回宫了，可是督抚、将军、织造曹寅等跪请留驾，康熙传旨多驻一天。在这六天当中，康熙皇帝给曹寅赐过一副对联：

“万重春树合，十二碧云峰。”

曹寅奉旨刊刻《全唐诗》即《佩文韵府》，不日即在扬州天宁寺开局。

康熙因曹寅、李煦预备行宫勤劳诚敬，即命分授京堂兼衔，授曹寅为通政使司通政使，授李煦为大理寺卿。

这样的“恭迎圣驾”，被一个叫张符骧字良御的人（康熙六十年进士）做了两首《竹西词》进行描写。

诗语口吻皆极尽讽刺之能事，尤以其中“三汊河干筑帝家，金钱滥用比泥沙”两句在当时的扬州，已是街头巷尾尽人皆知。由此也可以洞悉为迎圣驾供应之奢华糜费的程度。可是江宁织造一年的俸银有多少呢？原来曹寅一年的俸银仅为一百零五两银子。心红纸张银一百零八两，月支白米五斗。凭这点银子恭迎圣驾，岂不是杯水车薪、九牛一毛，怎么办呢？除去挪用帑银别无办法，六次南巡曹、李两家究竟挪用了多少帑银，这个数字没人能说得清楚。

康熙皇帝心里也明白，所以让曹寅、李煦两个人从康熙四十三年七月开始轮任两淮盐务监察御史，一人一年。巡视盐政这是谁都知道的肥缺，一年一任下来，可得余银将近六十万两，就这样曹寅历任四年盐政，他们亏欠的帑银仍然没有补齐。所以曹寅死后李煦在紧急奏折中写道：“……当其伏枕哀鸣，惟以遽辞圣世，不克仰报天恩为恨。又向臣言：‘江宁织造衙门历年亏欠钱粮九万余两，又两淮商欠钱粮，去年奉旨官商分认，曹寅亦应完二十三万两余，而无资可赔，无产可变，身虽死而目未瞑。’此皆曹寅临终之言。臣思曹寅寡妻幼子，拆骨难偿，但钱粮重大，岂容茫无着落，今年十月十三日，臣满一年之差，轮该曹寅接任，臣今冒死叩求，伏望万岁特赐矜全，允臣煦代管盐差一年，以所得余银，令伊子并其管事家人，使之逐项清楚，则钱粮既有归着，而曹寅复蒙恩全于身后，臣等子子孙孙，永矢犬马之报效矣。伏乞慈鉴。臣煦不胜悚惶仰望之至。”

曹寅是辞世了。为补亏欠康熙五十一年巡盐御史的职务，由李煦代理的请求也蒙皇帝恩准了。下面的问题是由谁来继任江宁织造呢？

八月二十七日江西巡抚、署理江南总督郎廷极有奏折上呈康熙皇帝：“……吁恳题请以曹寅之子曹颀仍为织造，此诚草野无知之见。天府重务，皇上自有睿裁……”

九月初四日连生有一道谢恩折，洋洋大观，言词恳切发于五内，字字珠玑感人肺腑，康熙一见便知是连生的亲笔，又一次怀伤目惨。

几乎与此同时，内务府总管赫奕也有奏折，请示内务府郎中曹寅病故，此缺应该补放何人？康熙皇帝的朱批：“曹寅在织造任上，该地之人都说他名声好，且自督抚以至百姓，也都奏请以其子补缺。曹寅在彼处居住年久，并已建置房产，现在亦难迁移。此缺著即以其子连生补放织造郎中。”此后专有一道圣谕：“连生又名曹颀，此后著写曹颀。钦此。”

转年的秋冬之交李煦代理盐差一年，得余银五十八万六千两有零，将所有织造各项钱粮及代商完欠，俱已解补清完。还剩下三万六千两银子，孝敬皇帝，伏乞天恩赏收。

康熙对此曾有朱批：“当日曹寅在日，惟恐亏空银两，不能完近（进）；身歿之后，得以清了，此母子一家之幸。除剩之银，尔当留心，况织造费用不少，家中私债，想是还有，朕只要六千两养马。”

袭职江宁织造已成事实，亏欠的帑银已清，往后只要好好当差，实心任事，总可以

悲情
曹雪芹

过上安定的日子。但是，谁又能料得到，又一个晴天霹雳连打在曹氏家门，它真要击碎了曹老夫人的心！仅仅二十三岁，身强力壮的曹颀，刚刚做了二十三个月的江宁织造，在康熙五十四年的正月，进京述职之际，竟然病逝京都。身边没有高堂老母，身边没有妻子马氏，就这么一个人默默地走了，一个人默默地离开了这个人间……

康熙老佛爷非常喜欢曹颀，因此也就倍加痛惜，在他的朱批中，情深意切的写道：“曹颀系朕眼看自幼长成，此子甚可惜。朕所使用之包衣子嗣中，尚无一人如他者。看起来生长的也魁梧，拿起笔来也能写作，是个文武全才之人。他在织造任上很谨慎。朕对他曾寄予很大的希望。他的祖、父，先前也很勤劳，现在倘若迁移他的家产，将致破毁。李煦现在此地，著内务府总管去问李煦，务必在曹荃之诸子中，找到能奉养曹颀之母为同生母之人才好。他们弟兄原也不和，倘若使不和者去做其子，反而不好。汝等对此，应详细考查选择。钦此。”

李煦接旨急忙回奏：“奉旨问我，曹荃之子谁好？我奏，曹荃第四子曹頫好，若给曹寅之妻为嗣，可以奉养。”

内务府总管奉旨“详细考查选择”曹家的人嗣人选，然后回奏：“经询问曹颀之家人罗汉：‘在曹荃的诸子中，哪一个应做你主人的子嗣？’据禀称：‘我主人所养曹荃的诸子都好，其中曹頫为人忠厚老实，孝顺我的女主人，我女主人也疼爱他。’”等语。”不仅如此，内务府总管为顺天心，曲迎帝意也就顺水推舟的奏请：“补放曹頫为江宁织造缺，亦给主事职衔。”得到皇帝的恩准：“依议。钦此。”

到正月十八日李煦有一道安排曹颀后事的奏折：“曹颀病故，蒙万岁天高地厚洪恩，念其孀母无依，家口繁重，特命将曹頫承继袭职，以养赡孤寡，保全身家。仁慈浩荡，亘古所无……再，江宁织造亏欠未完，又蒙破格天恩，命李陈常代补清完。奴才回南时，当亲至江宁，与曹頫将织造衙门账目，彻底查明，补完亏空，此皆皇恩浩荡之所赐也……”

至此我们得知，曹家在曹颀死后又有亏欠，曹頫继任江宁织造之时，便已负债累累。李煦更是如此，他在康熙五十三年第五次担任盐差之后，亏欠仍未补齐，七月初一有请再派盐差以补亏空折。但是未能获准。

虽然如此，康熙皇帝仍然没有忘记照顾曹、李两家，他命令新任巡盐御史李陈常代为补完，可是结果如何呢？到雍正元年李煦家被查抄时，李煦仍欠帑银四十五万两，雍正六年曹家被籍没时，也欠帑银三十余万两。有人说这是一笔糊涂账，可实际上这许多亏欠，曹、李两家有许多难言之隐。康熙南巡中有一次太子胤初随行，到了江宁找曹寅借钱，一张嘴就是十万两银子，康熙爷有十几位皇阿哥，难道来“借”钱的只有太子胤初一个人吗？除去找上门来的，还有送上门去的，康熙也曾一再提醒李煦：“尔向来打点处多，多而无益，亦不自知。”

这些明里的、暗里的亏欠，最后酿成曹、李两家的弥天大祸，亦演绎出那些丰富多彩的故事。

曹頫上任之后，曾于康熙五十四年三月初七日有一道奏折，其中有一段关于本书主人翁的记述：“奴才之嫂马氏（即曹颀之妻），因现怀妊孕，已及七月，恐长途劳顿，未得北上奔丧。将来倘幸而生男，则奴才之兄嗣有在矣。”

从而我们比较准确的得知，在康熙五十四年的五月里，在一个夏日炎炎、芭蕉冉冉的日子里，我们书中的主人翁曹雪芹降生了。

曹雪芹是他自己给自己起的别号，家里给他起的名字叫曹霭，字天佑，霭者霏天之雨露也，天佑自然是苍天保佑。这正是曹頫在奏折中的愿望：“将来倘幸而生男，则奴才之兄嗣有在矣。”

第二章

◆ 滴漏声催秋雨急

悲情
曹雪芹

曹頔确实是个忠厚老实的人，但凡这样的人，在处事办公的能力上往往比较弱一些。但是诚如李煦在给康熙皇帝奏折中所说的，他对曹寅的妻子，也就是李煦的妹妹李氏夫人非常孝顺，不单晨昏三叩首早晚问温寒，而且还达到了言听计从，顺者为孝的程度，家里的事如此，就连织造署里的公事也是如此，只有征得老夫人的认可，他才去办。为这个让老太太很为难，想来想去得给曹頔找个帮手，可是找谁呢？又妥靠又可信赖，结果只好把曹頔一奶同胞的三哥曹桑格跟三嫂请了来帮忙。这俩口子可是一对机灵鬼，从名字上就能看得出来，曹頔、曹颀都是排“页”字旁的，而桑格二字是满语，含有吉祥的意思。曹家虽然是“从龙入关”的，但是他们毕竟不是土生土长的真正满族人，他们是汉人、是包衣、是奴才，说得更准确点儿，他们是满族人的汉族奴隶，所以也就算是旗人了。有些大臣给皇帝上奏折，本该写“臣”某某某，可是他们偏要写“奴才”，这是为什么？这是为了献媚天子，拍皇上的马屁，曹桑格不排“页”字旁，而叫桑格也含有向满族人拍马屁的意思，奴才献媚于主子的表示。由此可见他是个精明、乖巧又含有几分狡诈的人。他的妻子更是个出类拔萃的女人，这位三太太不独面貌姣好体态风流，而且能说会道聪明过人，“眼力见儿”、“机灵便儿”谁也比不了。她喜欢浓妆，总是目如清水，眉似青山，朱唇遍染，体态轻盈。

曹頔的母亲，旗人叫奶奶，生了孩子得了产后风，虽然百般调治，终于没能救下来，便与世长辞了。所以曹家上上下下一百多口人的家政无人管束，故而老太太便委托三太太执掌家政，曹桑格辅助曹頔料理织造署里的公事。

曹頔是从小订的亲，妻子吴氏也是出自包衣人家，论官职、家境自然比不上曹家，人又善良，过门来孝敬婆婆，对丈夫百依百顺，她自己也是个没主见、没主意的人，所以对什么都是好好好，真是地地道道的老好人。老太太喜欢这个儿媳妇，索性将没了娘的曹霭给了曹頔和吴氏，不叫叔叔、婶娘，改口叫阿玛、奶奶，这是旗人的称谓，实际上就是爸爸、妈妈的意思，除此以外，旗人管祖母叫太太，管祖父叫玛发。

曹頔为官的态度是不张扬、不攀比，不想人前显贵，不想出人头地，只求秉承祖业安分守己，忠于职守平安无事唯愿足矣。所以日子过的倒还安安稳稳平平静静。有道是寒暑更迭白驹过隙，转眼之间七年过去了，到了康熙六十一年冬天。

当时的江宁就是今天的南京，本来冬天极少见雪，可是今年有点奇怪，前几天下了一场大雪，纷纷扬扬竟如撕棉扯絮，足有半尺多深。紫金山上本来郁郁葱葱满

山青翠，如今在枝头上挂满残雪，从远处望去好像一条少女项上的飘带，迎风摆动，既潇洒又飘逸，这在江宁可是罕见的奇景。

长江水仍然波涛滚滚东流而去，撞击在石头城下，城上乱石堆砌而成的鬼脸，倒映在江里，在水波的浮动中斑驳陆离，狰狞可怖，不知此景的人看了真能吓你一跳，以为江中浮现出一个大鬼脸，所以石头城又叫鬼脸城。

江宁织造署的所在地旧称汉府，或称汉府花园。据说是明朝一位王爷的府第，所以占地面积较大，府内楼台亭榭，湖光潋滟，花木丛生，景色宜人。清兵入关之后，在农村跑马占地，在北京占据明朝大官、富商的宅院。其他地方亦复如此，江宁的织造署自然也不例外。所以它墙高门阔，三间朱漆大门气势磅礴，门前左右一对石狮是江南风格，一雌一雄遥相呼应。门旁悬有一块木牌，上写“江宁织造署”五个大字。

大雪过后天空仍然没有放晴，时而飘着雨丝，时而飘着小雪花儿，毕竟是南方，路面上只有积水，不见积雪。行人稀少，车马寥落。再加上阵阵寒风袭人，在江宁来说这天气可是真够冷的。

江宁织造署曹家的管家丁汉臣抄着手儿缩着肩，迎着小雪急匆匆地朝着织造署的大门走来。此人四十出头，中等身材，一张方正的脸上，配了一对本来挺有神的眼睛，他是曹家的家生子。由于历代为奴，对主人总是低眉下气不苟言笑，久而久之不但二目有些失神，眼角处还多了几道皱纹，这个人生性忠厚，办事认真，对主人忠心耿耿自不待说，对其他仆妇家奴也是一片友善，从不使性子、作威福，今天他穿了一件蓝布棉袍，外罩着黑缎子面的皮坎肩，足下一双棉鞋，头上在瓜皮小帽之外，为了御寒还戴了一顶风帽。他刚刚迈上织造署大门的台阶，从回事的门房里便迎出来一个家人，曲膝请安：“丁总管，您回来了，今儿这天冷得可真够意思，您快进屋吧，炭盆正旺，您烤烤火，喝碗热茶。”

丁汉臣心里有事儿，顾不上跟他搭讪这些闲话，只问了一句：“老爷没出门儿吧？”

“没有，没有。”

这会儿丁汉臣已然走到了门槛前边，那家人紧走两步过来一伸胳膊，接着说：“给霭哥儿请来了一位教家馆的张老师，老爷正陪着在外书房说话儿哪。”

“呕呕。”丁汉臣答应了一声，扶了一把家人的胳膊走进了大门。

丁汉臣从大厅的夹道儿来到二堂，从二堂一路小跑儿，经过几处亭台，在左手有一座三合房的院落，这便是曹家的外书房，同时也兼为客厅。他进了垂花门顺着抄手游廊来到北屋的门口，因为屋里有客人不得造次，只能站在门外等着。

书房内曹家和张老师分宾主对坐在八仙桌的两侧。地上摆着两个炭盆，炭烧得红红的，火势正旺，所以屋里并不觉得怎么冷。八岁的曹霭身穿宝蓝色绸面棉袍，紫平绒的坎肩，站在曹家的右侧。

张老师四十开外，眉清目秀，唇上蓄着短须，谈吐风雅而且十分脱俗，他端起来桌上的盖碗茶喝了一口，问曹霭：“你今年几岁了？”

“瞧。回老师的话，我今年八岁。”

“不必太拘礼了。读过什么书？认识多少字啦？”

“《百家姓》、《千字文》、《三字经》都已背过。字，认识得不多，大约两千上下。”

曹家这时插话道：“家严在世藏书甚丰，他倒是常去藏书楼，读些诗词之类的